内外大小衙門官員聞喪回家守制不
任員緣妄奏保留奔喪奪情例
成化三年七月初五日禮部　等題為
陳言事戶科給事中劉昊題內一件罷奪情
夫在天有日月在地有山河在人有忠孝忠
孝之在人心及天地之賦畀日月之融結山
河之凝注故人能人擴充忠孝之理而力行之
則天地因之而悠久日月賴之以常明山河
全而國運隆盛也苟失其忠孝則綱維潰散
天雖不墜猶墜也地雖不陷猶陷也日月明
猶不明山河全猶不全身雖生而猶斃國雖
存而猶去也故孔子有曰民之於仁也甚於
水火夫人統天下之善而忠孝即人之實理

切於民用者宜可一旦一刻忘去之然是忠
孝之理必須天子所宰以執持於上人臣扶
遵以篤行於中使士庶效法之於下四夷觀
感之於外翕然
不論於汚不可也臣考近世宗淳祐中丞相
史嵩之父没詔令起復嵩之泣血堅辭不起
時有大孝生攻之曰天子當爲國家扶綱常
爲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
臣徐元杰亦上疏乞令嵩之終制上允之故
謝枋得謂嵩之所以壽終宋之所有三百年
天下也至咸淳中不復有禮法賈以道起復
爲平章徐直方起復爲尚書劉黻起復爲執
政其他忍心害理之徒若穿窬昏定叩人門
户以鑽頽起復者甚多致使三綱斷絶四維
廢弛此宋所以移祚也忠孝之興廢關乎運
祚有如此者近有修撰羅倫疏論之後而
皇上猶詔大臣起復臣深有以知
皇上愛養黎元之心謂必得賢共治而后民可安事可理
所以必欲大臣起復然大臣之應
詔而來亦問有出於不得已者盖此身已然
朝廷任使食禄被榮已久非在賓師之位者可比因見
屡辭
允所以不敢再辭臣但恐細民不解此意必以爲
朝廷尚不重制我何制拘大臣尚不行孝我何孝爲民
心纔解而天理遂滅以致處父子若敵國視
兄弟如路人事長上若寇讐未必不托於此

欲望斯民之親睦九族移忠報國抑不難矣

其故實非細細也伏望

皇上以仁孝治天下今後有大者丁喪俯令終制以盡伊人子之心爲忠道立墓址爲生民立命脉爲天地作防範使大綱炳炳烺烺於天下萬世顧不偉歟臣豈不知羅倫故事乃敢自不戒覆轍而又以此爲言蓋以天理民彝之在人心不可泯滅雖欲強之不言自而不容其輕重取舍之分已明之已至於利害不較也今若又不蒙

皇上允臣犬馬之言則繼續臣言於將來者又不知幾何人也所以然者由乎士類已蒙

朝廷作養培值日久所以不欲將教化淪潰之於天下後世而爲後世之所鄙論也伏乞

聖朝特加容納罷了奪情之典則天下後世不甚慶幸之至具題成化三年六月三十日奉

聖旨所言中間多見行的該衙門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查得天順元年四月十六日刑科都給事中喬毅等題一件敦忠孝以正綱常切惟君親乃人道之大倫忠孝實臣子之大節近年以來廉恥道喪奔競成風奪情起復者自爲能官終喪守制者稱爲不職子道虧之甚矣子道既虧臣節安保綱常所関誠非細故率類

皇上復登寶位大正人心奪情之典固不復行奈臣下奔競之風猶未息故戒之不可不嚴乞

勑內外諸司今後敢有奪情起復者彼此治以重罪節奉
英宗皇帝聖旨敦忠孝稚言欽此欽遵已經通行遵守去
後近該在京衙門堂上及各處
欽差巡撫官員遇有親喪移文到部俱各照例具題
稚令守制中間亦有出自
特恩着令奔喪奪情者今給事中劉昊又奏乞罷奪情一
節雖係見行事例合無仍行內外大小衙門
一體申明今後但有官員聞喪悉照前項事
例回家守制不許在任夤緣妄行奏保如有
仍前保留奔喪奪情者各治以罪緣係節奉
欽依該衙門看了來說未敢擅便具題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

父母亡没不許焚毀例

成化四年二月二十日巡按江西監察御史
趙　為陳言事奉都察院勘合內該南京吏科
給事中王讓奏一件厚風俗切照南京軍民
之家父母亡故入棺之後數日之間隨即用
火焚之或收埋其燼或拋散其骨行之既久
習以為常見者恬然莫之恠此等之風逆天
害理有同胡俗不祥之甚然以南京法度之
治化之源尚且如此恐天下之風亦皆如此
源為
聖朝仁政之慮如蒙乞
勑都察院備榜嚴加禁約事民之家敢有仍前焚毀父母
死屍者治以極刑等因具本該通政使司官